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夏四月己卯朔上批宗室右侍禁士實修進
藝業可特授承務郎

庚辰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修築開光堡畢工乞賜

名詔賜名開光堡

三月十九日

奉國軍留後安定郡王世

開卒輟朝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信王諡獻敏

辛巳三省言宣州涇縣主簿邱鄜江甯府右司理參軍

吉觀國辰州司理參軍王天倪試宏詞科中選詔鄜循

一資觀國教授河中府天倪華州鄜和州人也

布錄辛巳同呈

環慶募化獲人畜數
斬首百級驅牛三百

壬午朝獻景靈宮至于癸未 禮部尚書蹇序辰言昨

準朝旨編類貶責司馬光等事狀候編類畢欲繕寫一

本進入以備省覽從之此據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在紹聖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京西排岸司言西河石炭綱有欠請

依西河柴炭綱欠法從之新制樞密院言請軍營創立

廟宇者徒一年稱靈異動眾者加二等廟宇未立各減

二等止坐為首之人本轄將校節級不止絕與同罪從

之

甲申上幸東宮莘王府簡王府因幸睿成宮二十二日推恩

乙酉環慶路經略使孫路言美利寨相近有之字平可

以建置城寨乞從臣體度邊情進築詔孫路審度從長

措置無致輕易敗事仍節次具措置次第以聞曾布日錄云路

言自進築以來正用前軍保甲般運軍器

樞密院言

郵延路進築羅窟谷嶺堡寨河東路進築榆木川寨詔

軍兵等賜錢有差

正月四日奏乞城榆木川四月十一日賜名羅窟谷嶺堡四月十二日畢

工十四日賜名惠卿家傳不載此

郵延奏已差王愍苗履統制擾耕

涇原奏進築沒煙前峽乞秦鳳環慶兵各萬人從之續

令環慶輟騎兵五千秦鳳三千仍選精銳又令秦鳳整

齟其戰士及餘丁以俟熙河會合

兩項並據布錄乙酉日事附入當考

丙戌修國史提舉官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等

進神宗皇帝正史紀二冊

詔化州安置梁燾卒不許

歸葬家屬令昭州居住

四年八月十六日紹聖四年十一月

州屬廣西距京八十一程卒既百日禮部太常寺言

朝廷乃知也五月四日諸子並勒停

奉詔詳定沿寶法物禮儀謹按國朝會要元日五月朔

冬至並行大朝會儀今奉上傳國寶欲用五月朔朝會
行受寶之禮沿寶儀物各依上尊號寶冊儀爲祇受之
禮兼按淳化元年因元會而行冊禮今五月朔於故事
當大朝會乞就大朝會日以禮祇受前期有司豫行製
造沿寶法物并寶進納入內俟降出權於寶臺安奉前
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上齋於內殿上
服通天冠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從之
鄜延路走馬郝平言塞門北有故蘆關乞修復作守禦
堡寨平以爲西賊入漢界至蘆關百三十里乃有水水
源在蘆關若據之則西賊往還二百六十里無水詔經
略司詳定保明以聞布錄云鄜延走馬郝平奏乞進築
蘆關云羌中人馬入漢界至蘆關
百三十里乃有水水源在蘆關若據之則西人往還二
百六十里無水詔令鄜延相度聞奏先是孫路言鄜延

進築蘆關烏延口環慶築捺喇定邊則橫山非賊所能
有矣頗與平所陳合上亦稱平曉事已移熙河走馬

詔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東南路將下押隊依元豐舊制
差置押隊人數令本將依材武格踏逐委本路經略安
撫鈐轄司府界委提舉將兵所審察保明以聞下吏部
勘當申樞密院銓量施行從韓忠彥請也戶兵部言
請監司官出外合破擔擎人先差廂軍不足差遞鋪若
本處實無人可差欲比附紹聖免役令和雇施行其雇
錢卽於封樁廂軍或馬遞鋪闕額請給內支仍每季申
提刑司差不干礙官點檢如有人可差卻支雇錢者依
封樁廂軍請給條內別將移用法從之新是日利珣
奏熙秦路兵馬至淺井以來雖無水而適有雪以此無
渴死者然水每擔七百雪半袋四五百而戰馬以附糧

及器械太多脊背多創損詔令將佐如法療治具因此

死損數申密院

布錄要見後來如何

又詔呂惠卿孫覽於葭蘆

榆木川米脂中路修堡障以通兩路聲援

丁亥三省言周國大長公主奏男西染院使錢忱年十

六乞除一使領赴朝參詔特遷莊宅使文州刺史

詔

重修熙甯日厯官周穉所進熙甯夏季日厯差錯重複

罰金八斤

樞密院言故自毀傷而詐稱傷中或無功

而詐稱雜功如率先入賊衝陣破賊苦戰力敵之類冒

求恩賞者罪有差保驗官司從坐不以蔭論命官比類

取旨告者有賞從之

詳定一司敕令所言擅借轉運

司錢物及借之者干繫官吏各徒二年從之

己丑詔京西路官自賣鹽及應緣申請指揮勿行其借

過鹽鈔及見任錢物並令本路提刑司拘收封椿內已

般到鹽數令提刑司變易見錢封椿樞密院言河東

路進築榆木川寨畢工詔孫覽已下賜物有差覽言鑿

井有青蛇如金色水甘泉源壯乞賜名詔賜名神泉寨

三月四日奏請四月七日進築六月二十一日又書誤也可考

庚寅樞密院言鄜延路進築羅窟谷城寨畢工詔統制

官劉安已下賜物有差進築三月十四日四月七日賜名樞密院

言河東路兵馬出界討蕩回又就便修築第九寨工役

暴露日久詔人役軍兵各賜錢有差府州第九寨修築

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同管勾客省四方館提舉

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宋球卒賻贈外特賜絹二百疋

福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諡溫仲翽

卒

辛卯瀘南安撫司言瀘州義軍乞於冬十月農閑之際各赴所屬犒設以便夷眾應逐縣寨推排到舊新添義軍職級人數亦乞委自本司出帖收補其每年合支衣物乞據數品量給與逐處所管義軍職級庶係籍夷人均沾恩賜從之

壬辰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罷同知樞密院事知亳州御史中丞兼侍郎邢恕罷御史中丞兼侍讀知汝州以希私積怨憤密較口語回互輕重志在中傷恕陰懷怨憎揚言排擊妄意進用不計後先故並黜之先是恕以三月戊辰劾希希入朝如故恕繼奏疏曰臣昨蒙恩除御史中丞臣自知此官若不上負陛下寄委則

時未有除命前因對先
蒙宣諭除目所以面辭
仰蒙聖訓宣諭時蒙宣
諭朕必主張也以不

孱弱欲爲聖朝一清姦黨而彈林希章疏纔上已爲希

除事實之語是非之理燦然可見中外傳播共知希之

參之人但以旣蒙根治所牒訊不可身爲御史中丞安

造事端之人又已有臺諫官章疏彈擊而外挾章惇等

懾朝列駭笑而臣日因根治所牒訊沮辱不少蘇軾與

臣供析大意略同已節次具解析一一奏知而數月已前對客閒談竊不經意有大旨已同其餘皆是小節兩下供析並是逐旋省記初無文簿筆記何由字字合同若必求字字符同則不免傳會卻非實情欲望聖慈念臣效忠有素今來所治語言又已見得別無情意乃爲林希不忠誣欺之人所見困辱而又俗吏之所頓挫誠宜在所矜憐兼臣職爲御史中丞又出於陛下之所親擢今爲林希合宰相大臣爲黨共見擠陷則惟特望聖慈主張而已欲望特降睿旨付根治所若大意已同止於小節不圓卽令疾速結絕所有臣彈林希罪惡與今來所治事全不相干亦望早賜施行如臣言無理亦乞便行罷黜貼黃稱林希日日造朝蓋要與其朋黨相見

合爲姦謀上惑聖聽下脅人情若更稽留必有奇巧非
臣一身綿力所當今來治希事只乞以希第一次文字
爲據後來若別入文字卽出於章惇等眾人爲謀翻覆
之辭不足爲憑希實傾險小人前後黨附不忠之跡當
已不逃聖鑒知臣言爲不誣矣又貼黃臣今爲御史中
丞欲爲朝廷破私黨而宰相大臣合爲私黨欲傾天子
執法近臣其事乃上繫國家安危非獨臣之私計也伏
望聖慈詳賜披覽旣而林希以私忌不入三月二十上
七日丙子
謂曾布曰林希不入渠前日所陳邢恕云無此言非病
心安得有此又云希言恕以撰公著貶辭故報恕恕云
張商英攻公著臣乃舉自代此可見其妄又云恕言久
欲擊希適下手遲爾恕并兩御史已有文字攻希甚急

云希是王珪門下士嘗對黃履云朝廷行遣珪太過又云先帝所不喜皆有之否又曰希此舉非大臣體布曰遊珪門下熙甯元豐中已有此謗黃履所言臣實不知上曰莫是不樂行遣珪否布曰亦恐有之先帝曾召對不用其後又嘗遣使高麗不願行貶杭州糧科院則不喜亦可知也上曰貶樓店務又問先帝初何以不喜布曰臣嘗見王安石言希乃陳升之所薦及奏對所言多與升之同先帝顧升之云林希昨日對是卿所薦但令笑而已升之色變然不知希所言何也上曰人言希出珪門下珪與吳充不叶希欲謁吳充先造珪出東府北門卻從南門入謁是否布曰此亦臣所不知希附珪則有之紹聖初亦附章惇眾論所不與然自在政府議論

無不向正未見其有闕失士類亦其稱之更望聖慈采
察主張此事要之出於兩人不相得故爾紛紛上曰但
恐言者不已又曰章惇深主林希布曰惇於恕亦不薄
方恕之初除待制及召還孰以爲可者非惇力引何以
至此上深然之又曰希此舉非大臣體希爲大臣若搆
造語言欲罔聖聽其罪固不容誅然身爲大臣日侍清
光以人情言之度不至如此若恕無此言則蘇軾誕妄
爾此事全繫獄官願更賜戒飭勿令變亂事實庶不誤
朝廷施行上曰好好先戒諭待更戒飭時三月丙子也
是日丁亥安惇等以根治所職事上殿林希不入上因
謂曾布曰希今日不入又言臺中擊之甚急且言其方
根治及聞臺章皆不顧造朝治事如常上又曰輔臣自

來稍有人言便當家居聽命布曰臺章不出希無繇得
知兼此事他人難言須自處乃可上曰李清臣當時亦
如此卿等諭之乃不供職布曰臣初亦不敢言而章惇
以爲不可不告遂共以語之清臣已封印聞此遂上馬
當時文字皆在中書而清臣獨員不可不避與希亦少
異上曰家居聽命乃是布曰希今日聞根治官上殿遂
不敢入上曰言者又云希爲旦作墓誌有怏怏於先帝
不用之語布曰臣不曾見上曰刻石人往往有本布曰
墓誌無不刻石石本亦必有之但臣不曾見爾上曰希
附王珪必有之布曰此恐不免也上又曰恕輕率多言
章惇云以針線縫卻口亦須喋喋布曰恕每於人前有
欲擊希之語又欲刼之令自圖去就希不能平故得此

言遂以上聞上曰大臣豈當如此布曰眾議亦訝其輕
發然方今政府闕人其下人材未見可繼者上又曰恕
言久欲擊希只是下手遲布曰此言亦未爲可上曰此
言誠非理上又曰不知根治虛實果如何恕堅云無此
語若與希語果不同須取問布曰執政官自來恐無此
故事上曰略問莫不妨布唯唯未敢力陳是日晚希遣
其姪慮來謁布則云已有問目矣希欲避位布旣勸希
造朝面陳然後家居聽命希尋遷出恕先在假旣而參
假仍乞上殿上甚訝之謂布曰恕無忌憚如此本欲隔
下又不欲爾只待問他云上殿來爲甚恕方立廷下侍
班上又曰恕惕然自若輕忽小人又曰恕每多言章惇
云古人謂三緘其口如恕者須以針線縫合方不至喋